



新人类文化丛书

新人类的精神与危机
生于六十年代
一九九九年

敦煌文艺出版社
· 老猫著

著

○ 老 猫 著

一九六×年

——新人类的精神与危机



书 名 生于一九六×年

作 者 老 猫
责任编辑 李保军
封面设计 任 伟
版式设计 木 车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)
印 刷 张掖河西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插页 2
印 张 8
字 数 190,000
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6,300
书 号 ISBN 7-80587-443-3/I·400
定 价 12.5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六十年代是灵魂的容器，精神的危险派，生命的偶尔闪光和命运大转折的一柄弯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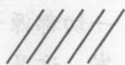
老猫 实名程赤兵，生于一九六六年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。曾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青年》杂志、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工作过。现供职于《光明日报》社的《生活时报》。比较有点影响的专栏是《中国青年报》的“社会七日断想”。

新闻是易碎品，入道八年了，写了不少东西，但真正拿得出手的却并不多。生活与写作都是很艰辛的事情。不管这本书好不好，请相信老猫的态度是认真的。

祝大家世纪末愉快。



自序/内省的必要



大约两年前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全变了。一些以前坚守的原则，再也不想维持了。最明显的一点，是我想结婚。我以前是不打算结婚的，不结婚是因为我不想处于那种一旦选择就难以挽回的尴尬境地，为此我还错过了许多确实不错的女孩。可两年多前，我决定寻找婚姻了，我渴望我的生活出现稳定的局面。

另一个感觉变化不太明显，但也强有力地存在着。以前，我曾是一个很自信的人，坚持认为自己有能力办到许多事。可一段时间以来，我对很多事情都是束手无策。

没有办法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象！为此我非常苦恼。

另外，身心的疲惫开始出现，对周围环境



的抱怨也多了起来。很多小时候向往的东西现在就摆在面前，像一伸手就能拿到。可真的一伸手，却发现仍离得很远。

我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。

和周围同龄的朋友谈起来，大家都有同感。生活中，大家都感到压力越来越大，性情变得越来越毛糙。后来我发觉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：时光正毫不留情地把我们推向三十岁。这是一个提起来就让人心惊肉跳的年龄，它意味着青春开始流逝，自己承担责任，很多环境和生活中的障碍无法改变，再往前走一步，我们就开始衰老。三十岁，是一个魔鬼般的年龄，一场消耗战在我们不太情愿的情况下开始了。

这些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。比如，我们曾经百听不厌的摇滚乐磁带已经放在音响边很久了，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。熬夜打牌的兴致也突然消失，偶尔打上一次，需要用好几天来恢复体力。过去热衷于组织朋友聚会，要么半夜三更在街上开始喝酒，要么成群结队去外面爬山，而现在大家根本就凑不齐，也懒得去张罗这些事情。以前我们是多么敢想敢干啊，说骑车去趟内蒙古，就去了，说到西藏看看风光，也就走了，而现在呢？如果弄不到飞机票的话，几乎就不愿意出门。

我们正不可遏止地滑向我们曾拼命抵抗的世俗生活的圈套。男人们在一起谈生意，谈人事关系，并一起羡慕有钱有势的别人；女人们在一起谈化妆品，谈孩子，谈男人的魅力；净是些俗不可耐但又不得不关心的事儿。

我们的活力正逐渐消失，我们的热情正逐渐冷却，这让人感到害怕。

尽管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些变化，但谁也没有闲工夫去认真思考。因为人在这个年龄段实在是太忙了，忙到连睡眠都不能保障的地步，思考自然地就无法保障。而且，大家的潜意识中还残存着过去的概念，那就是等忙过这一阵了再说。可“这一阵”是多

久呢？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，每天都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。比如说我吧，现在正坐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写作，可外面几乎有一大箩筐的事情等着我去办，内心里其实充满了焦躁的情绪。以前，“忙过这一阵”意味着三五天后，下周，顶多是下个月；可现在，弄不好就是一年半载，甚至十年八年。一些曾经过从甚密的朋友出国、结婚、调动工作、生儿育女了，我居然都不知道！

什么时候能坐下来想会儿自己的事情呢？这个念头在脑海里整整两年，挥之不去。这两年内，我从三十以内变成三十以外，从未婚男青年变成已婚男人，调动了三次工作，忙了一阵又一阵，可就是没能有机会思考。我们的未来，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呢？我非常担心，等我们不忙的时候，已经来日无多，谈不上还有未来了，到了那时，岂不是浑浑噩噩，没有头脑地过了一生？

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，我和一家青年杂志社的朋友们跑到郊外的山上去开会，内容是讨论选题。由于急着下午赶回城去办事，我就头一个发言了，其实我也没什么准备，只想敷衍了事。但在阵阵松涛声中，我突然有了感觉。我说，我们完全可以探讨，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，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。他们的未来又怎样？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？他们在和上下两代人的竞争中有什么优势，又有什么劣势？他们有没有一个光明的出路？

我记得发言时我用的代词是“他们”，假装是一个旁观者，但实际上，每个问题都是在问我自己。那家杂志社的同仁们大多不是出生在六十年代的，所以他们争论一番后就没了下文，但我知道，这些问题我自己必须回答，否则我心里不会踏实的。

又是一个春日——这回已经傍晚了，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坐在一家大饭店的咖啡厅里说事儿。这两个朋友中，女的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很漂亮也能干，挣了一把钱，打算办本精美杂志。男的岁数大些，属于“上一辈”人，热血永远澎湃的那种，刚从东南亚回来，染了一场疟疾，死里逃生。在上大学时，我们三个是“经常

聚聚”的，但掐指一算，这次小聚，距离上一次也有两三年了，大家不免感慨。说完正事，不免要谈些这几年干了些什么，最近打算还干些什么，我说我打算写本书了，就写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写他们什么什么事儿，写他们什么问题，等等吧。说得大家都兴致盎然。这时候，邻座一个等人的小伙子探过头来搭话，就说听你们聊了半天了，特别来劲，我也是六十年代出生的，我是某某中学的，某某大学的，攀来攀去还真有不少互相都认识的朋友。这一下就熟了起来。他说，你赶紧把这本书写出来，我一定买一本好好看，我对这话题非常感兴趣，我也想琢磨琢磨我的出路。小伙子在一家外企公司做事，但什么主都做不了，可说起话来却是满口“合作”、“策划”之类。我就知道想思考的人有的是，所以写书进行内省的欲望就更强烈了。

当我真正动手写作的时候，生于一九六×年的人干活干得特别卖力气。有人在拍电影，谈六十年代人的爱情；有人在上演话剧，谈人过三十后怎么生活；也有人和我一样在写书，题材相近。我想，这种不约而同一定有道理的。它出现在一九九七年，一九九七年人们（我们这茬人）的心境都有某种变化，我们就像在漫漫的长途旅行中直到一个车站，坐在椅子上喘口气，很自然地要看看后面，再看看前面了。

这种看就是内省。这么多人都在内省，说明内省是很有必要的。

不过内省的确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看到别人能力比你强，生活得比你强，你承不承认？要是在以前是绝对不可以承认的，因为以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本钱——时间。就靠这个，足以支撑我们的自信，足以让我们想都不想就会否认现实。可现在这个优势在失去，至少不那么明显了。所以一旦内省，就得面对我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现实，我的判断是，现实基本上是残酷的，但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

内省的内容都在书里，也就不再多说了。我想说的是对这个内容的评价——自我评价，对内省的内省。小时候我犯过不少小错误因而也写过不少检查。心里不服的，往往检查得敷衍了事，心里服的，就写得深刻一些。这次写这本书，多少有些写检查的味道，有时候把自己都感动了，觉得自己又无辜又委屈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就很难保持客观了，很难完全保证逻辑上的畅通和事理上的明了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每一个人在剖析自己的时候都不会保持冷静的——只要这种剖析是认真的。

另外，还有一些问题，靠我自己现在的水平与能力，靠现在的这个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程度，恐怕也是难以回答的。三十而立，四十岁才不惑，五十岁才知天命呢。也许，等到了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，再写一次《生于一九六×年》，再做一次或两次内省，会对这些问题有更准确、更清晰的看法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次是把这些问题都抢出来了，读者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琢磨琢磨，就算是共同切磋共同提高吧。

今年夏天我过得很苦，因为气温高，不下雨，坐在这座城市里和坐在桑拿浴房里没什么区别，这个夏天的温度是这座城市四十七年所未遇的，在这种高温下写作，肯定会“水”一些。同样，今年夏天又是我有生以来最忙最疲惫的时刻，我先是忙着调动工作，接着又在新单位卖了把死力气，把一张报纸扩成十六个版面并改为日报。这是件很吃力的事，我几乎每天早晨九点就要投入工作，午夜时分才能回家，再面对稿纸，进行内省。这些客观条件都是在动笔之前始料未及的。这多少也影响了这次内省的质量。李宗盛的歌里唱：“忙得没有欢喜和忧伤，忙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。”我想这是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在我的书里，最后主人公也都忙了起来，忙得连夫妻间闲聊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后来，连我自己都含糊了，这种忙算不算是虚掷光阴。好在内省在这个时刻及时刹住，本书到此告一段落。

我是想说，这次内省是不完善的、没有达到理想境界的、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的。我们这些生于一九六×年的人，都是桨手，在无涯大海中拼命地划，我们不愿随波逐流，但在埋头苦干的同时，也确实容易迷失自己，在匆忙中迷失，在疲惫中迷失，甚至是在内省中迷失。这无法避免。

全中国有十几亿人口，生于一九六×年的人有多少呢？肯定是一大部分。现在这些人都是壮劳力，主动被动，反正被推到第一线了，思考，忍耐，坚持，这些都是必须的，干吧，别无选择。你只要有一天松懈，就会被别人无情地抛弃，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，这么多的人走到了一个车站，往前看看，再回头看看，景象一定蔚为壮观。

尽管很不如意，但我们还是热爱生活的。生活不停，战斗不止。

请大家铆足了劲，抖擞一下精神吧。内省是必须的，内省是为了打开新局面。

走吧，路很长，什么都得向前看。

作者

一九九七年夏天



文化丛书

目 录

序篇 庚午先生的大梦 1 ~ 12

庚午先生的这个夜晚

庚午先生的大梦：栋梁之梦

京红女士：梦的解析

第一章 京红与苏不群 13 ~ 38

茶室闲话

爱上邓丽君和琼瑶

天堂公司里的咖啡半小时

谈起了大学生活

苏不群学业夭折

京红的总结性发言

第二章 红颜生活频道 39 ~ 59

洗澡堂晚间会议

商议演变为争论

我们的欲望是如此强烈

欲望是不由自主的

澡堂会议的总结性讨论

第三章 韩艾笑与柳如非 60 ~ 84

韩艾笑与柳如非
庚午教育柳如非
代际优越感
独生子女的天堂
庚午写了封信给远方朋友

第四章 谁有激情_____85~113

一个传奇人物诋毁着电视
庚午与残疾军人话短长
主要的目的是感受而不是标榜
必须得脱胎换骨
吕新天最后的嘱托
在黑暗的水里游泳

第五章 京红出走_____114~136

京红的抉择
红颜论出国
出国体验录
突破命运之累
京红走了

第六章 胖三仙及其狐朋狗友_____137~163

我们是快乐的都市渣滓
迷乱的骚扰电话
找不到的主仆感觉
韩艾笑惹祸上身
胖三仙心境独白
庸俗不是一个好主意

第七章 娄大娄二_____164~186

871041

卖唱是一种生活方式
坚决不与社会合作
非主流界限：再走一步都很危险
庚午揭了他们的底
非主流是小菜一碟
生活方式大荟萃

第八章 失败与爱情同时到来____187~208

苏不群垮台
隐忍也是功力
必须击退的失望情绪
柳如非表明心迹
以务实的精神处理婚姻
五年规划·十年规划

第九章 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____209~228

远离城市六根清静
诗人论棋庚午悟道
成败如云如风
庚午寻求踏实作风
柳如非初战得手

结尾 生于一九六×年____229~237

远方回信
我们的不幸与有幸
演算结局

后记____238~239

序章 庚午先生的大梦

庚午先生的

这个夜晚

我们
尽量以平

静的口吻，描述庚午先生的居住环境。这是城市边缘的一座塔楼。楼很高，在夜里看上去，就是黑黝黝的一个巨大的影子。楼的旁边，有一条河流悄悄划过。在夜里，河水显得油腻光滑。河的两侧，是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。走近这条河，就能感受到垃圾独有的那种让欲望腐烂的味道。这丝毫不值得奇怪。这座城市有五千多座生活垃圾堆，主要集中在城市边缘。

庚午先生的房间，在塔楼的最顶层，如果



这个房间亮着灯(实际上就是亮着灯),便如同在巨大的暗蓝色的夜空中开了一个窗口。有时会让神智不爽的晚归者,误认为是倒悬在海里的一座灯塔——就当它是城市边缘的标志吧,因为过了河,便是农村,鸡犬之声相闻了。

从庚午先生的窗口望出去,是看不到河,看不到垃圾的。这里能看到的是高低错落的楼房顶层,天边泛出大片的桔红色光芒,即使在夜里,这种渲染天空的古怪颜色也会提醒庚午先生,他所居住的是一座人口上千万、流动人口上百万的巨型都市。尽管每月人均收入仅有一千多元,但仍有数不清的人们以各种方式,消磨夜的时光。他们歌舞升平、醉生梦死,过着自我标榜的“中产阶级”生活。这种桔红色光芒,就是由各色霓虹灯混合而成的。

只有到了黎明,光芒才会渐渐褪去。这时有短短的十几分钟,透过薄雾,可以看到浩瀚深邃的庞大夜空,看到那些看似随意铺陈,实际排列有序的星辰。

在这个短暂的时间段里,庚午先生遥望夜空,被一种自己不大熟悉的情绪笼罩着。他说不清是希望还是失望,他想起在不久的一个同样的黎明,他曾面对星空,试图用心灵感应呼唤外星人,他认为这是一件超前的事情。他凝视着星星,以及星星之间墨色的空间(也许那是“黑洞”吧),放松思想。结果在几秒钟之间,他就感到毛骨悚然,像个孩子似的蜷回床上。现在想起来,他感到很可笑。任何超前的事,都会在短时间内被现实证明为可笑。超前,曾经是庚午先生年轻时狂放的想法,但他发觉他所做成的一切事都是不超前的,比如在初中时试着讨好女孩,高中时给女孩写情书,毕业后留长头发……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比他做得早。超前,仅仅是土老帽儿而已。本质上就是土。

在这个不需要睡眠的夜里,庚午先生本是打算写点东西的。结果是,他无意间回忆了自己三十年来的人生。许多纷杂的事情

就像卷了边儿的旧纸牌一样，渐渐地从脑海里浮现出来，是红桃八还是方块六都看得很清楚。这些符号的背后都有一些悲欢离合，只不过他难以肯定是否够得上大悲大喜的级别。总而言之，庚午先生为此时而感到欣慰，嘴角露出笑容；时而感到痛心疾首，心跳加快，呼吸困难。无论是喜是悲，他都要抽掉一支烟。他很快就吸掉两盒烟，剧烈地咳嗽。于是，他只好走到凉台上，恰恰赶上了安详的黎明。

庚午先生在这一夜里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。很多事情，他当第二时，非常顺利；一旦成了第一，就要糟糕。比如说吧，他上中学时，期中考试得了第二，就有一个女生“爱”上了他，甚至给他带早点，明里暗里地约会他；而当他在期末考试得了第一时，这个女生就和他“掰”了。女生提出的理由很简单，他比较“自私”，大概是抱怨他只顾自己的学习而不顾别人的情感吧。当时庚午先生还觉得挺奇怪，自己情书也没少写约会也没少赴，怎么就“自私”了呢？但反正这出小男女的把戏就到此为止了。类似的事情后来还发生了多起。当他拿的奖金名列部门第二时，既安全又舒心，而数额上升到第一（仅有一次），便会招致非议。庚午先生想，这就是“物极必反”、“过犹不及”。这些道理他上中学时就懂，只不过后来又被事实证明了一遍而已。

但无论如何，现状是不令人满意的。有很多时候，庚午先生都致力于某种突破。调换单位、改变作息时间、改变饮食结构，他甚至安排自己半夜三更沿那条堆满垃圾的河流跑步。当他的头发长到一定长度时，他得意洋洋地坐在办公室里，让单位的小姑娘给他梳头。他希望通过这种变化寻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感觉。但令人沮丧的是，这一切别人都干过。当他在河边狂奔，猛然发现前边不远处也有人在锻炼时，立刻泄了气。

我，为什么不能成为倡导者，而只能注定是一名追随者呢？——庚午先生问自己，是环境不允许，或者是思想水准的局限

呢。庚午先生又想，人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又是脆弱的，不能成为某种事业或生活方式的创造者，将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。更为遗憾的是，不仅庚午先生自己，他周边的朋友、同事、同学，都是追随者、模仿者。他认识的一个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韩艾笑，人漂亮也泼辣，最为擅长的是讲各种各样的段子，荤的素的，讲起来均生动活泼，引人入胜。庚午先生曾认为：“这妮子还挺有灵气的。”可后来庚午先生买来一本旧书，是明朝人所撰《花间小雅》，里边全是妙语连珠的笑话。庚午先生看了心里特撮火。原来韩艾笑是把这本书中的故事改头换面地往外搬，欺负大伙儿没文化。这算什么？浪得虚名。所有电视台的人都浪得虚名，并且以此为荣。

我们这一辈里，没有英雄，没有能够成为核心的人物，也没有领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不具备重新创造些什么的能力。想到这里庚午先生的精神头立刻就下去了。我们不甘追随，但没办法，追随也就追随了，但我们追随的人也是别人早就追随过的。先是尼采、叔本华，后是老子、庄子，现在又是比尔·盖茨。啊呸！我们自己的先进人物还没有出现，我们必须想办法自己培养一个。

天快亮了的时候，西北方向有彗星闪烁。这是一颗年轻的彗星，就是这些天被报纸炒得火热的海尔·波普彗星。看到彗星，庚午先生不禁笑出声来。上星期，电视台兴师动众准备搞一次壮举，直播日全食和彗星同时出现，结果是效果极差。看到电视的人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谁都没把握自己看到了些什么。但事后媒介上自我标榜的文字却一点没少。现在的人就会来这一套，谁也不能免俗。庚午想，发现彗星的家伙是个人物，可他现在衣食无着一副落魄相，比电视台那帮趾高气扬的家伙差远了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睡吧。

疲惫和困倦像潮水一般，顷刻间淹没了庚午先生。当第一声